差異

徐城北

參與中國歐盟第二屆文化對話的最大感觸，就是差異何大！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其中矛盾紛紜；歐盟是個擁有二十六個國家的共同體，其內部的不一致也很突出。我僅以大會當中的小鏡頭來說明之。雙方代表都分別在大會與小組會上發言，從而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某天大會的茶敘後，又開始了大會。首先是中國一位古典文論專家談一個專題，限時二十分鐘。發言者頭上的大銀幕，投影顯示出他中文與英文的發言稿。當然，他手裡另有一份中文稿，他是邊念邊講，速度不快，然而時間飛快，監管時間的小姐開始搖鈴，示意距離發言結束還只有兩分鐘，中方代表詫異說：「我還沒有進入正題呢！」然而搖鈴一方毫不通融，我們的夫子無奈情緒被打斷，無奈說了句：「謝謝大家」即告結束，台下則響起稀稀落落的禮貌掌聲。

緊接着，是歐盟方面唱大軸的代表登場。他只有四十幾歲，男性，灰色長髮垂肩，歐方的會議主席介紹他的講題——簡述歐洲近二十年各種藝術的發展，這題目大而散，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又怎能通透他們二十多國的情況。而講演者是德國某電影協會的主席。他指了指主席台上方的播送講稿的大屏幕：「爲了能夠隨時看見我七十幾頁的講稿，請允許我站在主席台前，走動中完成講演。」他左手拿着話筒，雙腿滑動着開始演說了。我戴上同聲翻譯的耳機，仔細追尋着他的思路：還算不錯，他所談問題始終在歐洲幾個大國與幾種大的藝術種類中跳來跳去，經常一下子就躍出好遠，偶爾也沉下去仔細敘述幾筆。有時他示意管理投放儀的人加快速度，於是我們看到他的講稿「刷刷」着連續翻動多頁，偶爾也有相反情形，他要求把講稿退回到某頁，他要重述某個「過去了」的問題。他就這樣跳前又跳後的，同時腳步又忽左更忽右的，他肯定舞技不錯，小滑步在他腳下變幻，絲毫也踩不着腳下的電線。他終於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了這個內容龐雜的話題。歐洲的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放下了同聲翻譯的耳機，在重重鬆了口氣的同時，忽然覺得對中歐文論之間的差異有所體會。我們這裡，習慣把某人某事物摸透了再講，而且一講就要上掛下連，使之具有學術或學說的模樣。歐洲則不然，地理上是分散的，彼此又是獨立的，你管不了我，我也無權干涉你，因此從人到物的這一切，都在運轉之中，許多文章連同現在的報告，第一位重要的是信息或情況，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爲還沒等你把結論摸熟時，外部情形又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文章與結論，習慣上「出來」得較慢，要等事情的端倪起落，都形成出一個大概，往往要執政黨出了方案或意見，這才有知識分子動研究的心思。

在小組的發言中，又分爲中方與外方的兩大塊。中方代表相對年輕，往往從一個角度切入，情況很引起對方的關注，常常是發言過後的小組討論更讓人思尋。外方他們多是「自己說自己」，甲國的情況引得乙國代表關注，於是二人就走到一旁「竊竊私語」，中方人物對歐洲不僅不熟悉，而且也不關心，「你們聊你們的私房話，我們概不干涉。」這樣做對麼？這樣做有好處麼？

我在小組會中也有意外收穫。由於發言被安排在最後，只能限時十分鐘結束，小組外方主席提出「說其立意即可」，幸虧我此前就此寫過書，所以發言能夠舉重若輕，於是把自己講稿分割成幾個段落甚至三五句話，每說一小段落，則請翻譯辛苦一回。我趁翻譯時間，再把下一段落想仔細並說生動。

我的題目是《改建古城與文化記憶》。等我發言完畢，擔任記錄的一個中國青年上前找我。自我介紹說，他現在是斯德哥爾摩的東方博物館副館長，從前在國內時就讀過我關於京戲與京城的書。此次找我是爲了他們館藏的關於老北京的照片十幾箱，想請我仔細分辨一下，問我可願意今年晚些時候再到斯德哥爾摩跑一趟，他們正巧今年經費還有剩餘……

我告訴他，十年前我出版過《老北京》三部曲，文論是現成的，現在的麻煩是爲了抽換照片。當然，換了照片就要更換文字，但這種勞動不是創造性勞動，我已經興趣不大了。反而，是當前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碰撞與對接，才眞正需要創造性的勞動……

蘇東坡斷案

段懷清

蘇東坡曾經兩度爲官錢塘，前爲通判，後爲太守。其間自然少不了斷案。

據說當年這位詩人——通判或者詩人——太守因爲名聲太大，爲官杭州期間，儼然一明星市長，逢有外出，必招致市民夾道圍觀，堵塞交通。而東坡偏偏又是一個喜歡外出遊山玩水的人，如何應對百姓的熱情圍觀，就成了這位明星市長不能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一個最簡單的辦法，自然就是「調虎離山」或者「聲東擊西」。因爲百姓都知道這位市長喜歡遊西湖，於是常常在官衙門口朝向湖邊處守候。而熟知市民此舉的蘇東坡，也就每令衙門隨員「旌旗導從出錢塘門」，百姓不曉，以爲東坡必在旌旗之後，於是跟蹤尾隨而至。其實東坡自己則從湧金門方向出衙，身邊輕車簡從，只帶了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好不愜意。先是在北山路葛嶺下的普安院用飯，然後前往靈隱天竺，身邊不過是幾個幕僚，以及需要辦理批示的公文。到了靈隱前面的冷泉亭，則讓隨從準備案桌，就此判決批示，「落筆如風雨，紛爭辯訟，談笑而辦」。公務了卻之後，就放開與隨員暢飲。一直到天色薄暮，才乘馬回衙。此時百姓已經知道當初爲市長所「騙」，早已經守候在官衙前面，此時更是夾道圍觀市長乘興歸來。

好不風雅。

蘇東坡是一個詩人。詩人如何斷案，雖然有上面文字中所謂「落筆如風雨」的描述，不過是一種「形容」，具體如何斷案，尚無法窺測。據說當年他守杭州期間，遇到一樁不大不小的民事官司。一個人告一家扇子舖老闆借自己的錢逾期不還。大堂之上債主言之鑿鑿，被告亦不否認，不過分辯說自己並非不還錢，而是因爲最近一段時間杭州連陰，落雨不止，氣溫又陡降，哪裡還有人買扇子？無人買扇，資金無法周轉，自然也就難以還債了。東坡聞此，覺得欠債之人亦非賴帳，實在事出有因。如何裁斷這樁官司呢？據說當時東坡讓債主去店中取來二十把扇子，就在公堂之上，提筆在扇子上隨意作起了草書，或者畫上了枯木竹石之類，轉瞬之間，二十把扇面書法繪畫已就，交付給店舖老闆，讓其以此抵債。店主尚在狐疑之中，剛出大堂之門，手中二十把扇子早已爲門口之人以每把千錢購得，而所欠兩萬錢債，亦由此了結。

究竟是店舖老闆還了欠債呢，還是蘇東坡代他還了欠債呢？詩人的風雅，關鍵時刻也能當錢用、當飯吃。

《北窗瑣語》中還記錄了東坡在杭州期間了斷的一樁兇殺案。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缽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推勘，見僧膚上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

子瞻判詞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靈山頂上空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相思苦，這回還了相思債。

判訖即斬之」

大家都知道東坡喜歡與僧道往來，在杭州期間尤甚。前朝杭州太守白居易，居杭六百日，前往靈隱一線就有十二次之多。而東坡在杭期間，諸事喜追隨白太守。與靈隱天竺和尚們的往來亦多。但遇到這樣一樁僧俗之間的民事糾紛，這位詩人——市長並沒有用詩人的那一面來斷案，而是毫不猶豫地按照大宋律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有律吏之嚴，無婦人之仁。更無一個詩人通常之下的那種所謂人道主義——此時最好的人道主義，就是對行兇者繩之以法，還被害者以公道。

一個眞正的明白人，其實就是明白自己該幹什麼的時候就幹什麼，如此而已。

關於胡適之死

邵燕祥

我和我們這一代的多數人一樣，於胡適是隔膜的。

胡適比我大四十二歲。當我略知「胡博士」之名的時候，他已經寫出了《四十自述》。我們理當認眞讀書學習的那些年，他已經受到缺席審判，他的書在大陸成爲禁書，書店裡沒得買，圖書館借不到。終歸還是徒知其名而已。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胡適才成了報刊上可以談論的話題，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只是我們這一代人，除了着重文學史思想史研究的以外，一般不大可能仔細讀其書以知其人了。

乃知「補課要趁早」。垂垂老矣，談不到補課，報刊上的短文，敘事的，懷舊的，有時看看，彷彿一陣陣雲煙過眼，卻也留下些曾有的實事的跡象。

今年第一期《鳳凰周刊》，有周爲筠一文，談「台灣那一場中西文化論戰」。我讀時特別注意到文中鄭重標出的年月日。因爲那時已距胡適逝世不遠了。

周文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適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邀請，在會上作了一個不到二十五分鐘的英文講演，題目爲《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胡適在演講中提到，「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主要內容依舊是「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以致苛責中國固有文化」。「胡適否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這讓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在情感上無法接受。」

首先起而抨擊胡適的是東海大學教授徐復觀。據周文說，徐復觀性格激烈偏執，他在《民主評論》上發文，以強烈的語氣謾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爲的最下賤的中國人」，並且說：「我應當向中國人向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

對指着鼻子的公開挑釁，「素來以修養好（著稱）的胡適始終沒有回應，而其他西化派學者似乎也以保持緘默的居多。」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身心交瘁的胡適因心臟病驟發住進醫院。但論戰並沒有因爲胡適的倒下而暫停。

一九六二年一月《文星》雜誌五十一期發表了李敖、胡秋原的文章，接着參戰的有葉青（任卓宣）、鄭學稼等。而據周文說，其中力挺胡適的是一向狂傲囂張的李敖，他的過激言論又引起激烈的反駁。李敖的老師殷海光被人認爲是論戰中「西化派」的幕後人物，但他私下裡力辯自己「根本沒有空閒攪和這趟渾水」。然而，風生水起，港台《自由報》《自立晚報》《中華雜誌》《世界評論》等報刊紛紛加入這場「筆仗」。

周文寫道：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酒會上發言。他從科學講到自由民主，特別提到了他受到圍剿挨罵的事，因情緒激動，心臟病復發，倒地溘然長逝。

在某種意義上說，胡適是一路從罵聲中走過來的，他的學術生涯乃至政治生涯都與爭議的話題分不開。他絕不是能被罵倒的人。但他的死，雖然直接原因是遽發心肌梗塞，卻不能說跟他陷入夾攻的處境無關。喋喋不休的謾罵顯然引起他的不快，是導致健康狀況整體上逐漸惡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倒是徐復觀的態度。據周文說，他於胡適的學問雖有微辭，但一貫尊重胡適思想上的追求。徐復觀脫開論爭的氣氛，寫了《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哀悼胡適之先生》，坦陳對胡適的意見，對胡適作了中肯的評價。這一點應該說不失學人的風度。

最近讀到台灣旅美散文大家王鼎鈞的《胡適從我心頭走過》（刊於《香港文學二〇〇六年九月號，收入「香港文學選集系列」之十二《筆記選》），文中從更大的背景說到胡適之死。

王文追憶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在南京召開行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有意推舉胡適做第一任「總統」，據說胡適動了心，跟一位朋友商量，朋友問他，當了總統能否指揮軍隊，胡氏廢然作罷。王文說，我認爲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不在能否指揮軍隊，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如果他做總統，照例要向三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訓話，他難道還能說「自由就是由自」？他豈能說「個人的自由就是國家的自由」？

王文提到胡適等的自由主義觀點「既然沒有給軍隊、情報、警察留下生存的意義，這就引發了軍方的反彈」，「軍方爲了照顧士氣，對他的官兵要有個說法，於是出現所謂圍剿」。

王鼎鈞說他細讀了那些文章，發現批胡者使用的是一種很霸道的白話——（台灣的軍方）批胡者引述胡適的話不加引號，不註明出處，以自己的議論混雜其中，常常把自己對胡適意見的了解當作胡適的意見，把假設將要出現的情況當作已經發生的情況，東拉西扯，迂迴包抄，以量代質，小魚吃大魚。這些文章鎖定以基層官兵爲對象，想必是作者遷就讀者的水準，如此批胡，眞是以下駟對上駟。也許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諸葛亮要罵死王朗。胡適大概從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話文竟被這樣使用。

王文說，胡適從未公開反駁台灣軍方的指控，好像也從未在私下對朋友說過什麼。有人認爲，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適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將沒有時間再做任何事情。倒是軍方的記者好奇，利用採訪之便私下提問，想知道胡適對「我們」的批評有什麼意見。據轉述，胡適的答覆是：「應該同時把我的文章登出來，讓讀者看看我究竟說什麼。」可見那些文章他還是看了！還是看了！胡適常說自己有嚴重的心臟病，美國人壽保險公司拒絕爲這樣的病人保險，不管他怎樣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會使他延年益壽。

由於台海兩岸的隔絕，過去只知道一九五五年大陸發動過大張旗鼓的批胡運動。然而讀了以上摘引的資訊，才知道胡適不僅在台灣和海外一直爲新儒學的主張者等被稱爲新保守主義者所詬病，更被當權的軍方視爲靶子，軍方背後「最高」者的態度則不得而知。王鼎鈞文中說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會議上發病，則正好講到有人罵了他四十年。可見胡適自認的挨罵史是從五四運動算起。單是此間的「批胡」，台灣軍方的圍剿，更不用說徐復觀的罵陣，都不足以致胡適以死命，他曾在說此間「批胡」時神色從容，也許因爲隔岸的箭矢射不到他的身上，倒是他在大陸上的朋友和學生的命運，連同兒子思杜的處境更令他揪心。四十年間的舊創新傷，一起發作，才要了胡適的命。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一）

曾彥修（嚴秀）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奉命編纂《胡適思想批判》共八集。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憶舊時說，他相信大陸上把這八集從頭到尾看完的，只有他一個人。現在我們知道，在大陸以外，除了胡適曾經瀏覽一過，看來台灣軍方在「批胡」時可能也曾經借鑒，因那時候台灣正流行「向敵人學習」的口號呢。

王鼎鈞在揭示胡適晚年在台生活環境時，有一個有趣的比喻，附記於此。他說：「世人都說蔣介石專制極權，氣死胡適，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來，蔣介石使用『兩手』策略，他也許把專政當本錢，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可是雷震後來要動他的老本，那只有魚死網破！」「蔣經國上台執政，他好像有新的領悟，民主自由才是本錢，專政才是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纍纍，他在利息耗盡以後保住了老本。」

二〇〇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霧靈山

[附言]我本是從老年保健角度來看胡適之死的，因爲有冠心病的人接受外來的強刺激容易引發急性病變。頃讀八月二十七日「筆會」智效民先生談海峽對岸「批胡」一事，想到所抄報刊兩文或能有所補充。想來近年出版的胡適傳記專著，容當有更詳盡準確的記述吧。

八月二十九日燈下

紫禁城「暖氣」

劉開生

我國北方，冬季漫長而又寒冷。有氣象資料顯示，明清時，一年內北京約有一百五十餘天是寒冷天氣，最冷時氣溫可達攝氏零下二、三十度。在那個沒有暖氣，沒有電熱毯、沒有保暖衣、羽絨服，更沒有空調的時代，生活在紫禁城裡的皇上及他的嬪妃們、皇子皇孫以及大量的宮女、太監們，他們又是如何度過那寒冷而又漫長的冬季了呢？

原來，我國古代的建築師們匠心獨運，他們在建築上採取了科學的設計辦法，冬季爲紫禁城「供暖」，才幫助「萬歲爺」順利過冬的。其具體做法，是將宮殿的牆壁砌成空心的「夾牆」，俗稱「火牆」。牆下挖有火道，添火的炭口設於殿外的廊簷底下。炭口裡燒上木炭火，熱力就可順着夾牆溫暖到整個大殿。爲使熱力循環通暢，火道的盡頭設有氣孔，煙氣由台基下出氣口排出。而且這種火道還直通皇上的御床和宮殿內其他人睡覺的炕床下面，形成的「暖炕」與「暖閣」使整個宮殿都感到溫暖如春。就這樣，既乾淨衛生又經濟實惠地解決了紫禁城在寒冷冬季宮中的取暖問題。

明清兩代的皇宮，冬季大多都是燒炭取暖。爲此，宮裡專門設置了負責冬季「供暖」事務的機構。如惜薪司，就是專管供應皇宮內薪炭的。明代時，這些機構的官員可以直達皇帝御前奏事，是比較有地位的，有着「近侍牌子」之稱。清代時，皇宮內設有三個機構負責冬季「供暖」事務，連點火燒炕都有專人負責，專人管理。這三個機構的太監，冬季裡的活兒可不輕鬆，就拿柴炭處管柴炭的存儲和分發的太監來說，紫禁城內人數那麼多，整個冬季所需木炭自然不少。有資料顯示，清代乾隆年間，宮內每日供應木炭的標準是：皇太后一百二十斤，皇后一百一十斤，皇貴妃九十斤，貴妃七十五斤，公主三十斤，皇子二十斤，皇孫十斤。而且，爲了不污染室內空氣，柴炭處還得準備那種火力旺，耐燒且無煙無味的優質木炭。

乾隆皇帝在《冬夜偶成》一詩中，曾較爲詳細地記述了紫禁城冬季的「供暖」情況及其感受。詩曰：「人苦冬日短，我愛冬夜長。皓月懸長空，朔風飄碎霜。垂簾在氍毹，紅燭明塗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詩不覺冷，漏永夜未央」。道光皇帝也曾有一首詩，詳細描述了地炕結構。詩曰：「花磚細布擅奇功，暗熱松針地底烘。靜坐只疑春煦育，閒眠常覺體沖融。形參鳥道層層接，裡悟羊腸面面通。薦以文茵饒雅趣，一堂暖氣着簾櫳」。

甲午餘話

山海夫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電視上看到一個關於甲午戰爭的資料紀實，一些鮮爲人知的事，是從未聽到過的，比割地賠款更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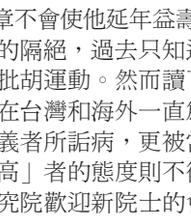
甲午戰爭北洋水師戰敗，日本海軍就在我們的家門口威海衛港踏着中國將士的屍體舉行清朝海軍投降儀式。北洋水師的十艘軍艦，大清海軍的軍旗緩緩落下，升起日本海軍的軍旗。這面日本軍旗四十三年後再次進入中國領土，還是那個德性。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的這十艘軍艦全部編入日本的聯合艦隊。又用來對俄作戰，依然沿用中國軍艦原來的名字，以辱中國。這些軍艦成爲日軍的戰利品，一直使用到退役。退役後拆掉賣了零件，留下一個鐵錨在一家公園裡展覽，用以羞辱中國。他們還打撈中國的一艘被擊沉的艦，拆賣之後，留下一個輪舵放在一家飯店當餐桌，以此炫耀。還拆下兩塊帶彈洞的甲板，做公園的大門，別有用意。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而日本一躍成爲亞洲首富，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一億多日圓。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圓。所以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圓，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圓。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圓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甲午戰爭後的第六年，李鴻章病死，死時咳了半盆子血，不知是不是心痛那二億三千萬兩白銀。

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更加刺激了胃口。甲午戰爭後不到五十年，日本再次侵略中國。這次不是爲了銀子和割地來的，這次的胃口是要吞併中國。經過八年抗戰，這次是日本人敗了，中國人勝了。中國人與日本人所表現出的勝利者的姿態完全不同，他們侵略我們，我們挨打，還要我們賠銀割地，對待中國戰俘槍殺或活埋，南京大屠殺一次就屠殺三十萬中國人。而我們對日本戰俘全部送還，他們在屠殺中國人之後，帶着兩手鮮血平平安安地回家了。我們對日本戰犯更是寬大，不但不傷害他們，還要改造他們，讓日本戰犯吃得比我們戰俘營的軍官還好。日本人侵略中國，使三千五百萬中國人生靈塗炭，無數家庭家破人亡，中國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高達五千六百多億美元，而我們卻放棄日本作爲戰敗國的戰爭賠款。我們這個民族，偉大？仁義？還是悲哀？

海的城市

延靜



我自打第一次去威海，就愛上了這個城市。這座海濱城市，不僅街道潔淨，空氣新鮮，環境幽雅，更使我動心的是，它與大海結緣，無論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幾乎都與大海相關聯。

六七年前我第一次去威海，住在金海灣邊的一家飯店，我住的房間面向大海。那是一個夏天，打開窗子，蔚藍的大海無邊無際，憑窗遠眺，心胸豁然開朗。更可貴的是，沿着海邊，是漫長的黃金海灘，正值酷暑，人潮湧動，斑斕泳衣組成絢麗的圖畫。我們禁不住誘惑，下到海邊，望着興奮的泳者，恨不得跳入大海懷抱。據說每年夏天，來這裡度假的人超過百萬，喜愛陽光的歐洲人，身穿不能再少的泳衣，躺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海邊望不到頭的商店，出售泳衣、泳褲、救生圈等用品，生意火爆，辛苦幾個月，可賺夠一年的花費。那之後幾次去威海，我一直選擇這家飯店。

去威海，不能不遊劉公島，也不能不去成山頭。劉公島是民族英雄鄧世昌率領中國海軍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勝地，成山頭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尋找長生不老藥的起點，但去此兩地，途中均要經過大海。去劉公島要乘船越海，欣賞海上旖旎風光之後登島參觀；去成山頭則要乘車經過幾十公里的濱海大道，大海一直伴在身邊。特別是大道鄰海一側，威海公園、海上公園和幸福門公園相連，樹木繁茂，綠草茵茵，其間還置多座大型藝術雕刻和中外名人銅雕，徜徉其中，既可觀賞無垠大海，又可領略文化氛圍，確有獨特之處。我每次去威海，都要到公園一遊，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在威海，無論在大小餐館吃飯，擺上餐桌的菜餚大部分都是海鮮產品。不僅有蛤蜊、扇貝、螃蟹，而且有半尺大小的大蝦，在北京不是特高級的餐館，已很少吃到了。有時威海同事招待我們品嘗海物，我們擔心他們花費太大，就提出吃得簡單一點，他們則說不要擔心，海鮮在威海很普通，價錢很便宜，一般家庭吃飯都離不開它。我們有一位愛吃蝦的朋友，到了威海，餐餐吃蝦，喜從中來。

威海的海鮮加工業也很發達，幾年前去那裡，買了新鮮的海參、鮑魚帶回家，但不會烹飪加工，好東西食之無味，但最近兩年發現威海市場上已有海參、鮑魚等眞空即食食品出售，買回北京，打開就吃，味道鮮美，十分方便。這就是海洋城市的本色。

最近去威海參加全國韓文講演比賽總決賽，時令正值初冬，又趕上天氣陰沉，雖然仍住在那家飯店，但憑窗看到的大海，已是一片茫茫的灰色，風浪不時滾來，發出「轟轟」的巨響。如果是夏天，清晨很早就可以看到，游泳愛好者已進入蔚藍的大海，迎着初升的太陽游向遠方。我現在仍站在窗前，心中暗想現在已入冬季，又是這樣一個灰暗的天，狂吼的海，大概不會有人下海了，但出乎意料，幾個游者又進入我的視線，他們正與風浪搏殺，身影時隱時現。後來當地人告訴我，有一批冬泳愛好者，整個冬天不會離開大海，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威海人喜愛大海到了何種程度。

我去過的海濱城市不多，也許這些並非罕有現象，但威海與大海的情緣，卻深深印在我心中。